



↓当下小文谈

“子不语”的可语之理

□叶小文

友人问,你对近来颇有争议的某假神假道作何观感?我答:子不语怪力乱神。

此言出自《论语》,意思是君子不谈论怪异、勇力、悖乱、鬼神之事,而要“发愤忘食乐以忘忧”,敏而好学洁身自好。“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,不欲言鬼神”(鲁迅语)。就算有人热心鬼神,也对其“不语”,即不屑一顾、不予理睬之谓也。

这“不语”后面,有可语之理:“怪力乱神”之“神”。社会有多极,需求有多元,难免有人或为祈福求福,为消灾免祸,为健身健心,为寻求慰藉,而需要“神”来帮忙。有需求就有供给,于是就有人出来热心造神,编造和传诵种种神话神功神迹,

对某人群起而捧之,定要捧出个“神”类而后快。

“怪力乱神”之“乱”。“神”捧得越快,倒得也越快。寄希望越大,失落也越大。一旦此“神”穿帮露馅,又有人忙于出来揭底,群起而攻之,发现了破绽要加油添醋地放大,有没有罪过都若隐若现地描述,定将其打为“乱”贼才解恨。

“怪力乱神”之“力”。无论捧“神”或捉“乱”,后面都有一股子势头不小的“力”,或诉诸媒体,或进入网络,或口口相传,或反复炒作。捧“神”时天花乱坠惟恐世人不信其“神”,捉“乱”时器宇轩昂惟恐天下不怨其“乱”。

“怪力乱神”之“怪”。始作俑者乃固有“怪”。每当一个社会面临转型,社会结构变动,社会管理松弛,社会心理躁动,在这个充满矛盾也充满活

力的世界,就会有形形色色的“奇人”出来“作怪”,打起各色宗教的旗帜,吸取民间文化的滋养,迎合不同信众的需要,臆造一套又一套光怪陆离的教义和荒诞不经的神话;也会有一批又一批吹鼓手扑过来摇旗呐喊,把一个又一个凡夫俗子推向“神”的宝座,再褪去光环打翻在地,让一群又一群看客围过去热闹一番,一哄而起一哄而散。

孔子时代,此类事不少,故云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。朱子解释:“怪异、勇力、悖乱之事,非理之正,固圣人所不语。鬼神,造化之迹,虽非不正,然非穷理之至,有未易明者,故亦不轻以语人也。”(《论语集注》)今人李泽厚也说:“怪异、鬼神,难以明白,无可谈也,故不谈。暴力、战乱非正常好事,不足谈也,也不谈。”(《论语今读》)

其实,真正的宗教人士对此类“也不谈”,他们追求的是爱国利民饶益众生,是品德上能服众,学识上有造诣,修行上求纯静,心灵上得安宁。“设神道”乃为“化民”而非“惑民”,岂可与专事“惑民”欲乱天下的“怪力乱神”同日而语?

孔子接着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说,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: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良师益友处处有,何必去语、去求、去炒“怪力乱神”?君不妨“语常而不语怪,语德而不语力,语治而不语乱,语人而不语神。”

今天,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,需要“多语”的,是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;需要提倡的,是奋发进取、理性平和、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。

老建筑里也有忠孝诚信

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解读老建筑里的传统

本报记者 董从哲

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。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济南这座蜚声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,有一代代风流雅士在此留名,更有一片片历史街区和优秀古建筑在城内遗存。

然而,在近年求高求大求新的城建开发热潮中,一片片历史文化街区被挖掘机夷为平地,相当多的特色古建筑未来得及解读便惨遭灭顶之灾。

高都司巷、县西巷片区、大明湖片区、卫巷、宽厚所街及舜井街片区、鞭指巷及省府前街片区、苗家巷、魏家庄片区、普利街片区、岱宗街周边都先后拆迁……

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,一位地道的济南人,从事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三十余年。本着“对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热爱,对地上老建筑基于专业性了解所产生的真挚感情,一个文化界人士应有的古建筑审美视角”,李铭为济南老街巷、老建筑的保护不遗余力,不计得失。

近日,李铭接受了记者专访。就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,济南城老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,以及保护这些老建筑的深层意义,李铭进行了通俗的阐释和解读。

老建筑是最鲜活的文化传承载体

记者:作为一位文化界人士,一位负责本地文化考古工作的官员,您怎么看待济南的历史文化名城现状?为什么您一直在呼吁最大限度地保留那些历史建筑和街巷片区?

李铭:我一直有一种深深的焦虑感。我干了30多年的文物考古和保护,对地上和地下的文物遗存了解越多,越对济南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消蚀产生焦虑。

这种焦虑来自我对这项工作投入的感情,对这座城市的热爱,对古建筑富含的文化信息的不断解读,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精华传承的内心感受。

古建筑、老街巷,是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所在。它们是直观的历史,是可以触摸到的历史,对人的感染力比平面的历史强很多倍。从简单的文化传承和道德精华养育上来说,它们直观性强,说服教育力大,是一种有生命的建筑物。所以我认为,这些东西不能从物质形态上消灭,而应该尽力予以原地保留。有人说,为这些老街巷、老建筑录像留存

了,不也是一种保留保护?我说不是。这是一种资料保存手段,不是文物保护办法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理解成一种建筑物。

传统的建筑形式可以告诉我们很多。中国古代统治者以忠孝两字治理天下,这俩字也深深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血液里。无论是皇城布局还是济南传统的四合院,其实都是以中轴线布局方式一以贯之的形式变化,尊长者总是居住在最重要的方位,其余处在偏侧和从属的地位,这种排列本身就有一种思想的影响,建筑,无形中成为忠、孝、做人态度等最直接的说服教育手段。我们说忠,不见得是原先对皇帝的忠,也是对祖先的忠,对做人本分的忠,继而演化成工作中对职责的忠,对事业的忠。一旦没有了忠和孝,文化传统、国家和意识形态都会乱,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安全、发展和文化传承。

虽然没有做过皇城,但济南城和它的建筑都是中规中矩不越礼的。大院进深和房屋间数都是按规程来做,众多民宅古建筑中,从未发现有违规使用斗拱的,谨守本分。这里面,包括已经拆除了的丁宝桢宅邸也一样,但丁宅和民宅却还是设计出了截然差别,显得守礼却不失威严、大气。可是这些都拆掉了,后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感受这些传统文化的感染力。建筑能告诉我们很多,但我们对它们了解还太少,我们不了解它们之前更要善待它,留待子孙后代再去体会、解读。

我们拆除了很多不该拆除的历史文化街区,建起来的许多建筑千城一面,毫无特色。在以前,三四里不同俗,现在,你坐上火车,需要跑到上千公里之外才能看到地域差异。这是国内城建的败笔,也是对本土文化失去坚守、本地建筑大拆大建之后的可悲。

建筑里面凝聚的是精神或信仰

记者:我们注意到,一些市民对现有的建筑质量不满意,而那些老建筑,虽然经历那么多年风雨,拆起来却很费力气,仍然很结实。这说明什么?这里面有什么文化含义,给我们什么启发?

李铭:中国的古建筑,多是以砖木结构为主,框架结构的体系,墙并不承重,所谓墙倒屋不塌。它们使用最简便的材料建造最复杂的建筑,而现在的高楼大厦,建筑形式上没有超过以往,却是以最复杂的材料和工艺

搭建最简单的建筑,再高的楼,也是简单的堆砌而已。

古建筑有传统美学的丰富体现。它们外观以曲线为主,大屋顶,大气漂亮。无论从建筑美学角度还是质量角度,都经历了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验证,证明是成功和科学的。现在的建筑,不仅仅面临建筑工艺的失传,更重要的是,面临着建筑质量的传承损失。

古代建筑,表现的是一种忠孝文化和诚信文化的建筑理念的遵循。那时候的工匠不仅仅是建筑工匠,他们普遍有“职业道德”——对事业的敬重,对行业祖师爷的尊崇,对“建设方”即东家工钱的真诚回报……在这种建筑信念支配下,这些工匠的作品就不仅仅是一座建筑,而是要力争极致完美的良心之作。因而建筑质量是令人放心的,不会有什么楼倒塌、楼歪歪之类。而现在一些建筑者,没有敬畏之心,没有忠于本职工作的思想信仰,甚至为了金钱利益罔顾道德,建筑质量怎么会让人放心?没有精神的人建筑的大楼就没有思想内涵,就谈不上有质量。

一个群体的精神体系垮了,一切高尚的东西都会滑坡、垮塌,建筑还是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面貌的直接体现。所以说,保护古建筑、传承古建筑,解读古建筑,在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中是相辅相成的。需要一些人更多地懂得这一点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值得保护

记者:在媒体的报道中,我注意到您对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也极力保护,请谈谈这个年代的建筑有什么特点,说明了什么?

李铭:国家有超前的规划,20世纪的文化遗产文物也需要保护。前面讲过,建筑是当时社会文化、精神的凝聚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,是有精神的,有信仰的建筑,是人民当家做主后,人民得解放的精神状态下力量、智慧的体现。

前段时间济南拆除中国电影院,我感觉可惜得很,到现场不下十余次,拍片研究。越了解它,我越发现这座(上世纪)五六十年代的建筑令人感动。它的部件很到位,美感十足,结实得很,屋顶上,工人用大锤都砸不动。60多年了,屋顶的绿瓦都不脱釉,外墙砖就像磨过一样平滑,那时候砖制作得好,垒砌得好。为什么?建筑时,工人们倾注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

深情和信仰,不惜力气,不惜材料,不惜智慧,赋予它一座有生命和精神的建筑。你看它的宽屋大顶,那是皇家建筑、寺庙建筑才能使用的建筑形式,现在建成了人民自己的休闲场所电影院,人们也能享用这样的漂亮建筑了,你说,这样的建筑包含着多少意义在里面?包括泉城路上原先的百货大楼都一样,是有精神的建筑,漂亮的建筑,值得济南保留的建筑。

研究发现,这些建筑还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它们朴实、大气、几十年不落后,功能拓展性强。你看,南郊宾馆现在不是也很好用,不落伍。可是很多当今的建筑建成不久就被淘汰了,原因是它被证明不合用了。又比如那时代的电影院,可以轻松被改造成其他功能的设施,比如饭店、宾馆等等。可是你要改改现在的电影院试试?

采访中李铭认为,每个人都要热爱自己的家乡,热爱自己城市的建筑,那是前人或者祖先留下的东西,值得我们尊重。尊重它们,就是尊重自己的传统、文化,哪怕再“土”,再“不重要”。那是我们的本土文化,是能让别人尊重我们的东西。



○叶小文: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,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,著名学者,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,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

文庙大门维修时,李铭在现场查看。

●虽然没有做过皇城,但济南城和它的建筑都是中规中矩不越礼的。大院进深和房屋间数都是按规程来做,众多民宅古建筑中,从未发现有违规使用斗拱的,谨守本分。

●古代建筑,表现的是一种忠孝文化和诚信文化的建筑理念的遵循。那时候的工匠不仅仅是建筑工匠,他们普遍有“职业道德”——对事业的敬重,对行业祖师爷的尊崇,对“建设方”即东家工钱的真诚回报……

●建筑是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面貌的直接体现。所以说,保护古建筑、传承古建筑、解读古建筑,在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中是相辅相成的。需要一些人更多地懂得这一点。

●编辑:王 慧
●美编:马晓迪



李铭在考察老建筑